



清帝传奇丛书 • 雍正皇帝传奇

血滴子

新风著

郭成康 张研 主编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053

清帝传奇



通解风 著
郭成康 张 研 主编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56 号

清帝传奇丛书

郭成康 张 研 主编

血 滴 子

——雍正皇帝传奇

刘新风 著

出版者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发行者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(北京海淀路 39 号 邮码 100872)

印刷者：北京市丰台区印刷厂

经销者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：787×1092 毫米 32 开

字 数：88 000

印 张：4.125 插页 3

版 次：1993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册 数：1—11000

书 号：ISBN7-300-01675-8/K·181

定 价：3.60 元

写在前面

60749/157
05

世界变化真快！一批清史研究者把目光瞄准了传奇。

“传奇”，奇，则传。

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“传奇”，多为衍义成奇的故事、小说、神话、轶闻。这成了人们对“传奇”的一般认识。若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具有小说般跌宕起伏的特点，则被冠之以“传奇人物”、“传奇事件”或具有“传奇色彩”的人物或事件。

然而，这具有“传奇色彩”的人物或事件，难道不以它历史的真实，成为、或应该成为真正意正上的传奇吗？于是有了人们对“传奇”的另一种更为深层的认识。

清朝十二帝恰恰是最具传奇色彩的真实的历史人物。奇人、奇事、奇闻……。荒诞迷濛中的历史真实，真实历史中的迷濛荒诞——二者的融合，就是摆在您面前的《清帝传奇》。

《清帝传奇》不仅仅是以“传奇”手法描述历史的尝试；不仅仅是以后一种“传奇”对前一种“传奇”的辨析，更重要的，是在信史的基础上，企图以“文”的激情、“哲”的思索，还历史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，使本来即是“传奇”的历史传“奇”下去，使历史对人们、对广大民众永恒地启迪。

所以，《清帝传奇》是一部面向中等文化程度读者的历史通俗读物，又是一部高品位的、期望得到学术界基本认可的历史通俗读物。她绝不同于那些胡编乱造、信口雌黄甚至为迎合某些读者的低级趣味而沦于下流的做法；也不同于那些

古板教条、枯燥乏味甚至为赶风头而随意塑造历史的做法，她是把历史从书斋中解放出来，奉献给她的真正主人——广大民众的一次尝试。

既为“尝试”，思路则或不一，手法则或不同，风格则或各异，成败则或纷说。

但总的方向已定，总的原则一致。

我们愿意尝试下去。

血滴子，不是人，不是飞禽、走兽、植物，不是帮会组织，……它是凶器。杀人凶器。

或云：血滴子以革为囊，内藏快刀数把，控以机关；用时趁人不备，囊罩其头，拨动机关，首级立取；再施以化骨药水，头即化作血水，以是得名。

据说这是雍正皇帝与几个绿林朋友一起设计制作的，专门用来镇压政敌，残害异己。于是，血滴子与血雨腥风一起，伴随了雍正整个一生……

目 录

小引 (1)

真龙何在——胤禩身世迷雾 (5)

黑夜掩盖下的阴谋/十里雾中/谁是他的父亲
/兵不厌诈

鹿死谁手——兄弟夺嫡疑云 (21)

政治哲学：坐山观虎斗/宁静然后致远/撒豆
成兵/幕后活动

豆萁相煎——手足倾轧悲剧 (65)

欲擒故纵/无毒不丈夫/杀一可否儆百/除恶
务尽/师出少林

兔死狗烹——年隆冤狱透视 (83)

伴君本如伴虎/祸起萧墙/事出有因/清醒者
的痛苦

大义觉迷——吕留良文字惨案…………… (97)

不成功的策反/神经过敏/从敌人到帮凶/欲
盖弥彰

真假金头——雍正之死奇闻…………… (107)

死得蹊跷/吕四娘行刺/真假金头/怕鬼躲鬼
/盖棺论定

小 引

写雍正难，想把雍正写好更难。

雍正之前，已有四个皇帝开创清朝基业，但是，只有到了他父亲康熙那一代时，大清王朝才算规模初具、根基渐稳；那么，雍正究竟是一个简单的毫无意义的传承，还是双峰之间一道不可或缺的乱云飞渡、风光独秀的峻岭呢？

雍正在浩瀚漫长的中国历史上，在众多命运各异的封建帝王中，显得既不幸又走运。

说他走运，是因为首先他有一个好父亲。《清史稿·圣祖本纪》称赞他的父亲“早承大业，勤政爱民。经文纬武，寰宇一统，虽曰守成，实同开创”，兼之“圣学高深，崇儒重道。几暇格物，豁贯天人，尤为古今所未觐”，虽有阿谀之嫌，不可全信，但也颇能概括康熙皇帝的仁德，值得我们参考。有了这样一位父亲无疑是值得庆幸的事，自不待言。其次，康熙有子二十四，除早殇四人，到康熙六十一年（公元1722年）老皇帝寿终正寝时，最小的年龄也已6岁，他们虽然未

必都有君临天下的野心，但却无一没有受命承嗣的可能，以康熙末年诸皇子阿哥争储时间之长、活动之频繁大胆、兼又不乏竞选精英这一惊心动魄、骇人听闻的情况而言，平日敛气自守、作态忠厚因而也毫无锋芒可言的四阿哥胤禛，居然能在紧要关头鸡群鹤立，一步登天，似乎也的确比别人更风顺。再者，就是他在拥有一个好父亲、可以躬行守成而不劳拨乱反正之后，又有了一个好儿子，弘历，不但长寿，而且也算“开疆拓宇，四征不庭”，凑足了十全武功，不致把祖宗的家当荡废掉，因而也不致给他的父亲丢脸，相反，还可以使雍正的某些施政方略相应沿袭下去。雍正的走运，实在是目共睹。

说他不幸，问题多也出在他的好爸爸身上。康熙在在都好，几乎足称封建帝王的样板，但却独独在立储，也就是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举棋不定，迁延日久，不但使诸多皇子由狐疑、错觉而燃起许多非分之想，而且面对皇子与朝臣之间乌烟瘴气的结党乃至倾轧，却又未能及时制止，反而一再姑息包容，妥协退让，甚至至死态度也不太明朗，遂使朝野疑窦丛生，中外众说纷纭。康熙之所以一反常态，如此委决不下，也许是因为他对此举太过审慎的缘故，不想他这审慎，恰恰给继任者造成一种巨大的、难以反拨的政治压力。这不能不说是雍正万幸之中的一点不幸。

还有一点。雍正皇帝 44 岁即位，当政 13 年，57 岁暴卒。政治生涯的戛然而止，一定使他的许多治世宏图未及大展，抱负未及实现。与其恰成鲜明对照的是：他的父亲康熙享年六十有八，在位 61 年；他的儿子乾隆得寿八十有九，问政整满一个花甲（如果把他当太上皇的三年多时间算上，其左右朝

纲的时间竟还超过了他的祖父)。这祖孙二人有充分的时间和余裕推行自己的治国方略，使许多无法毕其功于一役的关要善始善终。他们、尤其是康熙的政绩太辉煌了，辉煌得炫人眼目，足以使后人在重新审视这段历史的时候，不能不产生许多不该存在的盲点，而雍正，雍正的13年，以及雍正在这13年中所付出的全部心血，不幸便恰恰正处于两座大山的阴暗的夹缝中，被早已习惯于那种强光喷射的人们，忽略了。

这不幸，正是历史的遗憾。

在如此众多的、复杂的矛盾之中，要想找到一个妥帖的视点和角度，写雍正，而且要把雍正写好，何其难哉！

另一方面，在某种意义上说，雍正，已经从历史人物的躯壳中逸出，成了传奇人物。

在清朝十二个帝王之中，可以说，关于他的传说最多、最乱、最奇诡莫测，也最让人瞠目结舌。从雍正的生到他的死，他这一生堪称是时时有谜，处处是谜。二百多年以来，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不管这些传说的可信程度如何，反正人们的感情倾向已被它们所引导、所左右了。正是这莫名其妙又无所不在的情绪，甚至竟如一层云翳，遮蔽了雍正皇帝问政十余年朝日励精图治的心血与实绩，使他跌入乱世贼子、诛兄屠弟的骂詈声中，声名狼籍。正因如此，所以，在人们的心目中，传说中的雍正，远远要比历史上的雍正更清晰、更鲜活、更有血有肉，因而也似乎更可信、更“真实”；相反，史籍中的雍正却显得苍白、干瘪、缺乏说服力和立体感。于是，历史，面临着一种考验。

“历史”尽可以是真的，然而，人们是否愿意接受某种事实，却取决于情绪——而况，这情绪也是真的。历史是历史，

情绪是情绪。情绪笼罩下的历史，可以与历史本身重合，但同时也可以再造历史，正和本源的历史相反。

从此，历史具备了双重含义。

这让我们想起了一个更辽远的问题。

历史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？为了了解一个人，我们去翻阅史书，可以获得对这个人的印象。但严格说来，这个印象却是史家通过史书给我们留下的，是掺杂了史家情绪因素了的、受史家知识水准和独特视角局限了的未必客观的印象。这印象很难说与真实的历史有多少距离，但可以肯定 这印象并不等同于事实本身。

我们不幸很可能被枝节问题障住了眼目……

对于雍正，我们只能恪守这样的观点，不必在不知道真假的情况下便匆匆忙忙地去争论好坏，不必在无法重复的历史上作“还历史以本来面目”似的傻事，因为我们对于统治者可以随意篡改的所谓“正史”的不信任，甚至可以超过对于野史的怀疑。

我们只想把自己带入历史，去力图细腻地感受雍正这个人，感受他的性格与心境，熟悉他、理解他、也认识他。

我们不妨这样想：

假如我是雍正……

真龙何在

——胤禩身世迷雾

这是一个慵懶不堪的、黑幽的夜。

本来有月，但此时它早已偏西，挂在畅春园外的疏林中，无力地散射着清冷、寂寥的光。

死气沉沉……

凌晨两、三点钟，京城西北郊那座康熙的名园里传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：

皇上病重。

随即又有旨意：派人赶到南郊祭天斋所，召皇四子胤禩火速前来。至于天坛祀典，著派公吴尔占恭代即可。

老皇帝已经 69 岁了，虽然这次只是稍感风寒，仔细调理，似乎也应该像往常一样，可以最终挣扎过去，但他还是不敢掉以轻心。许多事情还没有办完，许多话还没有说尽；没有哪怕一个明确的迹象，更何况是结果了？！

他必需有一个交待！

然而，他太累了。61年的风风雨雨，让他心力交瘁。

《清圣祖实录》记载：

又过了一个时辰，寅刻，这位老皇帝召三子诚亲王胤祉、七子淳郡王胤祐、八子贝勒胤禩、九子贝子胤唐、十子敦郡王胤俄、十二子贝子胤禔、十三子胤祥、理藩院尚书隆科多来至御榻前，对他们说：“皇四子人品贵重，深肖朕躬，必能克承大统，著继朕登基，即皇帝位。”据后来的雍正皇帝自己在《大义觉迷录》卷一中说，康熙帝宣此谕时，只有恒亲王允祺因为冬至而受命前往孝东陵行礼，不在京师，其他如十六阿哥庄亲王允禄、十七阿哥果亲王允礼、十五阿哥贝勒允禩、二十阿哥贝子允祹等人都在父皇寝宫之外祇候，可谓证人俱在。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皇四子和硕雍亲王终于“驰至”。从京城西北的畅春园到京城正南的天坛斋宫，十万火急送去皇帝召见的信息，作为素以“诚孝”自居的胤禔，在得知父皇病危的消息后飞马赶到畅春园，来回费时恐怕至多不过一个时辰。但按照《清圣祖实录》的说法，胤禔却是在巳刻，也就是上午9时至11时之间才趋进寝宫，向老皇帝问安。康熙于是把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的原委告诉给他。

父子之间似乎很平静，父圣子贤，彼此说一些不咸不淡的话。在年近古稀的老子说来，已算格外的眷爱，而在已经45岁的胤禔，克当大阿哥胤禔圈禁、二阿哥胤禔被黜之际，作为年长皇子，恭侍于病重的老父左右，也算是尽了义务。

一切都在再正常不过地运转着。

这一天，胤禔先后三次进见……

可是，就在当天晚上，戌刻，也就是19时至21时，那位叱咤一生的康熙帝却悄然崩于寝宫。

一片呼号。

很快，隆科多宣布康熙遗命，著胤禛承继大统。胤禛“闻之惊恸，昏仆于地”。随即，后来的雍正回忆说：“诚亲王等向朕叩首，劝朕节哀。朕始强起办理大事……”

是夜，内侍仍然扶奉康熙的銮舆赶回大内，把皇上的遗体安放在乾清宫内。

有人说，在康熙遗体运回紫禁城之前，隆科多提前护佑皇四子雍亲王胤禛回朝，以哭迎灵柩，然后亲自守卫朝阙，即便是诸位亲王如果不是令旨传进也不得擅自入内。

还有人说，从第二天开始一直到十九日，皇城九门紧闭，一直未启，不知何故。

传说很多很多，也很奇。可是不管怎么说，第二天中午，“实录”中所载的那段“大行皇帝遗诏”，还是在朝廷公布。其内容不外皇四子为人如何贵重，“事朕以孝，政事皆好”，最后自然还有一句要紧话，那就是“堪膺大任”。

于是，继立之事似乎过去了，人们只是有条不紊地忙碌着皇上的丧事。在大行皇帝梓宫前设卤簿大驾。每日早晚供饭桌、中午供饔饩。王公以下均穿孝服，文官在景运门、武官在隆宗门，举哀三日、每日三次。诸王妃嫔以下直至宫女，全部割发。遵照令旨，朝廷内外的文武官员以及天下军民人等，必须穿三九二十七天的孝服；举国之内，百天不嫁娶、不剃头，一年不音乐，京城各庙必须要撞三万杵的丧钟以超度亡灵。

十七日，经过加工整理过的康熙皇帝的正式遗诏颁布天下，谕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继位登极，遵礼持服二十七日，即可释服。

遗诏从宫内捧出，至乾清门外，礼部堂官跪接后，又由中道捧至午门外，安置在层台上，张黄盖。这时，满汉文武各官均着素服，行三跪九叩头礼，然后又跪听宣诏。宣诏毕，百官立身默哀，再三跪九叩头。随即，礼部堂官捧诏奉放于安龙亭内，又由中道出大清门来到礼部。礼部于是派遣官员，将遗诏颁行各地。

二十日，新皇帝即位，免百官朝贺，诏告天下以明年为雍正元年，恩赦有差……

这一年，正是清康熙六十一年（公元1722年）。

这一月，是寒风凛冽的十一月。

那足以决定历史走向的紧张而忙乱的一天，正是十三日。
黑色的十三日！

从现存的正史上看，好像一切都是顺理成章，如果我们粗心，那么也许不会发现任何破绽。

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？

自从那一年十一月七日康熙身感不适，提前从南苑猎场回到畅春园，并于九日特命皇四子和硕雍亲王胤禛恭代十五日冬至的南郊大祀起，清廷宫闱也许便跌进了一个权力更迭的诡秘活动的智斗漩涡。

九日当天，胤禛以父皇圣体欠安为由，恳求侍奉左右，不欲远离，康熙没有应允，只让他遵旨去天坛斋所致斋。这是对这位皇子的信任，还是意识到了局势紧迫，有意把他从自己身边支开？

十、十一、十二日三天，孝子胤禛连日几次派遣护卫、太

监等至畅春园向父皇请安。这是真的关心父皇的病体康复，还是密切注意事态发展，探听风声，另有图谋？而每次胤禛人来，康熙又总是传谕：朕体稍愈，对自己的病情轻描淡写。这是确如有人所说、出于对自己的病情缺乏足够重视，还是缓兵之计，目的是把胤禛安在局外？

果然，很快康熙病重，他不得不尽快派人去召回一个自己的儿子，并且“谕令速至”。他要传召的究竟是谁？

在这紧急关头，康熙急于召回到自己身边的，无疑是心中选定可以传承大统的人。对这一点，人们无不洞若观火。

于是，后来终于当上了皇帝的雍正，自然强调当时老皇帝找的是他。于是，官方文件自然对此异口同声。别人如果对此稍存异议或者略有微词，那自然也是大逆不道犯上作乱，是在查抄、禁毁、惩治、甚至灭口之列的。

然而，用死的威胁仍然禁錮不了的消息，还是如冰层下的暗流，不绝如缕。

相传，当时圣祖康熙打算把大统传给皇十四子胤禵，因此在病中曾经降旨召胤禵火速来京，但他的旨意却被掌握着禁中兵权的隆科多隐匿，改成传召皇四子。

又有传说，当时雍亲王赶到畅春园后，只他一人进见，不许别人进入康熙寝宫，圣祖康熙大怒，用手中念珠——也有人说是用枕头——击他。世宗跪下请罪。可见，康熙希望召回的并不是四子胤禛。

那么，康熙皇帝在弥留之际急于召见的，究竟是谁呢？

退一步说，老皇帝此次所召即便确是胤禛，问题还是难于澄清。

由于文献记载的格外简约，有关皇四子胤禛的何时“驰